

新世纪的文学、思想与表达

思想者说 <下>

季羡林 等著 桂苓 刘琅 编

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

Talking



青 岛 出 版 社

■ 季羡林 等著 ■ 桂 苓 刘 琅 编

思 想 者 说 下

当 代 散 文 随 笔 名 家 名 篇

青 岛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想者说: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/季羨林等著;
桂苓,刘琅编. —青岛:青岛出版社,2002

ISBN 7-5436-2671-3

I. 思... II. ①季...②桂...③刘...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—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57257 号

书 名 思想者说·当代散文随笔名家名篇

著 者 季羨林等

编 者 桂苓 刘琅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(266071)

邮购电话 (0532)5814750 5814611 - 8662

责任编辑 刘咏 高继民

装帧设计 弋戈书装

出版时间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开 本 16 开(787×960mm)

印 张 46

字 数 650 千

ISBN 7-5436-2671-3/I·416

定 价 56.00 元(上下两册,单册 28.00 元)

(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发现缺页、散页、错装、倒装、字迹模糊等,请寄回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

- 散文三题/李存葆[1]
旧踪迷藏/余秋雨[18]
叩启鸿蒙/王充闾[28]
妩媚得风流/卞毓方[35]
居延海/朱增泉[40]
感悟珍珠港/张抗抗[46]
临水而歌/李元洛[50]
滇东北,雄狮大峡谷/于 坚[55]
云居寺记/祝 勇[68]
我在美丽的江南/刘士林[75]
走吕梁/马 力[84]

秋实凝香/雷 达[93]
看到你,知道什么是美丽/陈祖芬[108]
你好,加藤/韩少功[113]
与草枯荣/张承志[125]
记忆与印象/史铁生[134]
大树和我们的生活/周 涛[145]
抚仙湖里的鱼/贾平凹[152]



马语(外一章)/莫言[155]
 灰灰/林贤治[160]
 仇怨与悲悯/孔见[172]
 儿时光景宛如昨/伍立杨[182]
 斑纹/周晓枫[187]
 它们——主妇日记/桂苓[197]
 停止与开始/彭程[207]
 取道斯德哥尔摩/王家新[210]
 关于看/西渡[214]
 夜晚/张锐锋[221]
 中药渣、外婆和“慢”/张执浩[228]
 旧片段/习习[237]
 作家们的先驱/洪烛[245]
 用整体人格向世界说话/王英琦[250]

书房八题/李敬泽[256]
 与思想相关的三个词/王干[261]
 气味之迷/贾兴安[264]
 一只金苹果/韩小蕙[267]
 丙辰清明及其它/徐小斌[269]
 丰子恺的《护生画集》与仁民爱物传统/莽萍[271]
 爱情与死亡/残雪[276]
 感觉灰色/陈染[280]
 时尚是一条狗/徐坤[283]
 站着还是躺着/潘向黎[287]
 火上的锅/张爱华[289]
 七尺之躯的空间/南帆[292]
 今天诗人怎样活命/西川[297]
 午后·雨中·桥上/程光炜[300]
 美丽贴水、丑陋罚款/林行止[303]
 和美国女权主义者谈天/孙绍振[306]

生命的形式/朱大路[309]
他的脑袋里容得下思想的千军万马/谭延桐[311]
“远方”之诗/林茶居[315]
命若琴弦/邵延枫[319]
感念/夏 榆[322]
瓷器·残片/梁 琴[324]
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/刘亮程[327]
托起草原/潘 岳[332]
良辰即景/韩 青[336]
踩着脚窝走/马步升[339]
我吻女儿的前额/阎 纲[344]

散文三题

李存葆

钻石与命运的对话

2001年入夏以来,齐鲁多雨。沂蒙山中的大小水库,座座爆满。虽有险情频告,但满山遍野的庄稼葱茏翠绿,渴望万斛的大地多年没有这样滋润了。

初秋,我小住沂蒙。昨夜又是一场豪雨。翌晨,仍有如烟似雾的细雨飘飘渺渺地下着。我从临沂城驱车赶至临沭、郯城接壤处的金鸡岭下。

这一带,向有“钻石之乡”的美誉。

金鸡岭乃一凡峰俗山,绝非旅游胜地,只是因为1937年曾有一颗特大钻石在此问世,而一度声噪宇内海外。

大雨总是生变着滔滔的摧毁、汨汨的洗涤、潺潺的流动,也孕育着默默的更新。大雨过后,这一带的地表上,常有晶莹透亮的钻石裸露而出。当地百姓,素有在雨后到田间岭坡寻觅钻石的俗尚。

我举目望着金鸡岭,霏霏雨丝,茫茫云霭,使我难睹它的真实面目,而那动听的蛙鸣、清脆的鸟啼、如鼓如琴的溪唱,更给这梦幻般的山野平添了几分神秘。

沿途,我不时见到一些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足蹬草鞋的农夫、童稚,或徜徉于地埂田堰,或漫行于沟侧溪畔。那双双朴拙的草鞋分明在告诉我,他们像城市中众多买彩票的彩民一样,正在同命运之神进行着玄奥的对话。所不同的是:那城里的彩民是以金钱做赌注,企盼“孔方兄”光顾;而这山中的农人则以体力为抵押,希冀“赵公元帅”蒙恩。

钻石,又称“金刚石”,是财富和尊贵的象征,素被视作宝石之王,我国古书上称之为“夜明珠”。天然钻石重10克拉(5克拉等于1



克)的不多见,超过百克拉的为特大钻石。中国有史以来,仅发现特大钻石四颗,而沂蒙山就占了三颗。

如果说金币是文明人类铸造的获取自由的“通行证”,那么向往富有则是人性中万古不泯的一种情愫。在这钻石之乡,围绕着钻石的寻找、占有与掠夺,虽然曾上演过一幕幕大大小小的悲喜剧,但笃信命运的人们,仍对钻石馨香祷祝、望眼欲穿。

这里的钻石隐匿于地表,源于三百三十三年前的一次毁灭性地震。地震发生在清康熙七年六月十七日戌时,震中心郯城震级为8.5级,极震区烈度为12度。主震后的两月内,临沂周边地区,7级左右的地震频频发生,而有感地震则持续6年之久。《康熙郯城县志》在记述那次大地震时这样写道:“……其时地裂泉涌,上喷二三丈高,遍地水流,沟浍皆盈,移时即化为乌有。人立地上如履圆石,辗转摇晃,不能站立……其地裂处或缝宽不可越,或缝深不敢视……”伴随着这场人间大劫、旷世奇灾,由于地下岩层的断裂、错动与扭结,便将千万年前形成的沉寂于地下岩层中的天然钻石冲击到地表。

在这钻石之乡,埋藏于地表中的钻石往往小如谷、中似麦、大若豆。此地农人侥幸拣到一颗,出手后或置地或买牛或造屋,算得上喜鹊登枝、吉星高照。

昔年,这一带的财主们在春季便备好大宗草鞋,长工下地前人足一双,收工后再将草鞋一一收缴,并派心腹看管。俟秋后,地净场光,地主便将长工穿过的草鞋堆成“鞋山”,付之一炬。淘涤灰烬后,常能获得一些星星点点的细小钻石。且莫小覷这些草鞋缝中的细微之物,它们不仅可抵付长工们的工钱,还常能使财主得到一笔外财。一般农家,也大都有穿草鞋下地的习俗,尤其是雨后从田野归来,人们总是仔细拍掉附着在草鞋缝隙的沙砾,细观有无命运之神的恩赐……

清朝末年,德国人曾在这里买下大片瘦岭薄地,雇人掏井采挖,日耳曼人到底从这里攫走了多少宝物,也许只有上帝知道。

人民公社化后,钻石之乡的社员开山辟岭,深翻土地,埋于沙土中的钻石常被农人拣得。据说,这一带的村庄里,几乎户户都有一颗或几颗大小不等的钻石,作为镇家之宝,除亲朋好友灯下把玩之外,一般秘不示人。

金鸡岭之烜赫天下,始自1937年金秋。这岭下有村曰“莫罗

瞳”。村中农人罗佃帮在雨后修整菜园水沟时,用锹一下掘出一颗特大钻石。这钻石重6两8钱(按16两1斤的旧秤计),照国际惯例换算,合281.25克拉,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一颗天然钻石。

这颗特大钻石大如核桃,状似出壳雏鸡,且又出自金鸡岭下,故以“金鸡钻石”称之。金鸡钻石,黄灿灿,亮晶晶,白日观看,色彩绚丽,乱人双瞳;暗夜视之,毫光四射,璀璨灼目。这造物主的杰作,世界罕有,中国称冠。此等连城之物,莫说落于一区区农人之手,即使在一国之君掌上,也会被视为隋珠之珠、和氏之璧。

然而,命运之神往往半是天使半是魔鬼、半是驯鸽半是凶狼。它随时可以拥抱你,也随时可以吞噬你;它今日可以赠你以鲜花,明朝又可能抛你以血泪。

据罗佃帮亲友中的长者回忆:意外飞来的“金鸡”,使罗佃帮乐得满面生辉,乐得抓耳挠腮,乐得嘴难合拢,乐得怦怦心跳。当天夜里,他紧关院门,在院中设下香案,摆上供品,率全家老小,面对苍天,三拜九叩……

大喜过后,罗佃帮对如何处置“金鸡”,却一筹莫展、手足无措。对一个餐风饮露、舞镰割禾的农人来说,“金鸡”不能换成银洋,它只不过是块好看的石头而已。更何况岁值兵荒马乱,偏僻山村也时有狗吠之警。罗佃帮偶获“金鸡”,既不能公开拍卖,也不敢四处张扬。

半月后,罗佃帮方通过至亲介绍,识得邻村一王姓商人。时王氏在上海开一皮货公司,身在十里洋场,自是见多识广。王提出以田40亩、牛两头、马车一辆换取“金鸡”。罗佃帮与亲朋好友计议,觉价码太低,便没有出手。

财富虽是最迷人的东西,但它有时对人灵魂的侵害却较诸任何毒药更有毒。这天外飞来的“金鸡”,此时已像魔鬼一样开始折磨罗佃帮了。这特大钻石,价值几何,罗佃帮心中无底,生怕挨坑,便托人多处打探。但此等奇宝,无人能估量出它的价值。亲友中有一走京闽卫者密语告罗:“金鸡”少说也能换得良田百顷、豪宅几处。而罗佃帮首先想到的是,待宝物出手后,应先置钢枪十支,雇人看家护院……

罗生怕“金鸡”被豪强掠去,终日心有余悸、捻神捻鬼。为防不虞,他时而将“金鸡”匿于房檐下的雀巢,时而又将之埋入水缸下的泥土。即使这样,他仍诚惶诚恐,惧怕匪人得知后乘风高月黑闯入家



中，掘地三尺。最后，他趁黄昏时分，将“金鸡”藏于菜园一角的芦蓊草下。每天假借管理菜蔬之机，悄悄窥视几遭。

罗佃帮获“金鸡”之讯，终被伪乡长朱英三、伪队长朱希品闻知。“两朱”乃恃强凌弱、鱼猎乡里之徒，岂肯放过夺宝良机。“两朱”三番五次闯入罗门，假惺惺道：当今乱世之秋，土匪蜂起，有宝藏在家中，必会招来无妄之灾，到大祸临头之时，悔之将晚。不如将奇宝暂由他俩代为保管，伺机出卖。

罗佃帮经不住“两朱”的恫吓与纠缠，又慑于“土皇帝”的淫威，只得忍痛将“金鸡”交出。

此时的“两朱”也断然不会想到，命运之神正为他俩设下了死亡的陷阱。他俩夺得“金鸡”之日，正是踏上不归之路的开始。

时隔数日，“两朱”鲸吞“金鸡”之事便传到县警察局长张英杰耳中。张为非作歹，残民以逞，是闻名鲁南的恶棍。他当即差人将“两朱”传唤至局中，声色俱厉，逼“两朱”立马交出“金鸡”，声言稍有怠慢，定叫“两朱”做刀下之鬼。“两朱”如同小鬼见到阎罗，只得将奇宝乖乖奉上。张英杰霸得“金鸡”后，“两朱”便神秘失踪。有人说“两朱”被秘密枪杀；有人云“两朱”被暗夜活埋；也有人道“两朱”被装进麻袋，坠石投进沂河……从此，“两朱”竟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他俩到底登上哪册鬼录，至今仍是难解之谜。

恶徒偶尔也会捻捻手中的佛珠。张英杰在获得奇宝之后，为掩人耳目，便派人告知“金鸡”的发现者罗佃帮到警察局拉小麦，罗这时方得知钻石已落入警察局长之手。他借得马车两辆，与亲友一道赶到警察局，张只给罗小麦 800 斤。“金砖换了块豆腐价”，实同明抢暗夺无异。罗佃帮回肠九转，心如刀绞，将小麦拉回家后，便悲愤交加，病倒在床。乡人们对警察局长这等吃肉不吐骨头的贪婪行径，气恼不过，便让四名壮汉用担架抬罗，于一清晨赶至警察局门口，要钱给罗治病。谁知，门卫不予通报。时至下午，张英杰才摇头晃脑地走了出来。当他得知罗的来意后，竟鼓眼暴睛，凶相毕露。他挥动随身携带的皮鞭，朝病倒在担架上的罗劈头盖脸一顿猛抽。村人见势不妙，抬罗往村中急返，未抵家门，被抽得皮开肉绽、遍体鳞伤的罗佃帮便魂归黄泉……

罗佃帮本是一善良而勤劳的农人，其悲剧在于，他不懂得知足是人生最安全的港湾，贪心往往是祸端的渊藪。倘若他当初接受了那

皮货商的价码,足可衣食有着而无冻馁之忧。设或命运之神不将“金鸡”赐他,凭着自己劳作,也完全可以平静地度过人生。半畦翠韭,一架黄瓜,两垄青椒,三亩山田,十数家禽,也足可使他饱尝农家之乐。然而,一只飞来的“金鸡”,竟过早地将他唤进了地狱。

由“金鸡”而上演的悲剧与丑剧,并没有到此谢幕,命运之神仍挥动着那无影无形的绳索,去擒缚那些贪得无厌、谋财害命之徒。

1938年春,临沂被日寇侵占,郯城成了沦陷区。日军驻临沂伪道尹公署顾问川本定雄得知张英杰家藏奇宝,便派兵将张武装押至临沂。川本定雄更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,当“金鸡”落入这侵略者的囊中时,张英杰即刻便遭枪杀。川本定雄掠得特大钻石之后,在侵华日军上层头目中,又旋即展开了一场夺宝的残杀,为“金鸡”而赴阴曹地府者,又添十余数……

如今,中国这颗最大的钻石究竟落于谁手,亦如同国宝北京山顶洞人的头骨神秘丢失一样,已无从稽考。但“金鸡”被日寇掠走,则是铁案无疑。

我心头怀着一种沉重的历史重负,又驱车来到临沭县发山脚下的常林村。24年前,这里因又出土了一颗特大钻石,而使钻石之乡再度声誉鹊起,也使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——常林载入史册。

那是公元1977年12月21日傍晚,常林村的一块山地里,一群刨了一天地的男女社员们正欲收工返村。时薄暮冥冥,鸦鹊唱晚,牛羊归栏。22岁的女青年魏振芳刨完自己应该刨的那一溜地后,也揩揩满脸汗水准备回家。这时,她转脸一望,发现不知谁刨的一溜地还差几锹没到边沿,便提锨走过去,想将地边刨齐。这地沿石沙相杂,铁硬铁硬,往年社员们每刨到这里,总是歇锨。魏振芳一锹一个白印,累得双臂酸疼。当她拼尽全力一锨下去时,蓦然发现,一鸡蛋黄般大小、通体透明的晶块从土缝里蹦跳而出。“钻石!”魏振芳大喊一声。已走到田边小路上的人们,听到惊呼,便纷纷围拢过来。

社员们望着这“凝霜不足方其洁,琼瑶无以喻其清”的晶体,有人惊诧,有人艳羨,也有人产生了酸溜溜的妒忌。

命运之神真是令人不可思议。它如同人类总赌场上的大老板一样,将手中的骰子随意一掷,可以让国王沦为乞丐,也可以让放牛娃登上九五之尊。如今,这颗特大钻石的显现,带给一介村姑魏振芳的将是些什么呢?



奇宝问世的这天晚上,整个常林村的人们几乎彻夜未眠。有青年人估算着:魏家这下可发了,十元一张的票子,怕是得用大卡车拉了;有老年人赞叹着:魏家这回不愁了,从此可天天吃水饺、啃烧饼了;有姑娘们议论着:振芳从此可天天搽雪花膏、搓香胰子了,的确良的褂子怕也要一天换三遍了……

在未拣到这颗特大钻石之前,魏振芳算得上是苦命的丫头(沂蒙人对姑娘的昵称)。她上有三兄三姐,下有一弟,排行为七,母亲是在讨饭路旁的一座场园屋里将她生下的。八岁那年,她全身生满脓疮,因无钱医治,几近毙命。十岁那年,她身陷水井,又大难不死。魏家家徒四壁,清锅冷灶,吸菜吞粥,贫穷的门神拦住了魏振芳上学的道路,使她目不识丁。她相貌平平,行不过百里,除一身笨力气外,这农家山姑没有任何出谷迁乔的资本。

魏家老小对如何处置这颗钻石尚未取得一致意见,消息却早就传到了公社,传到了县城,传到了临沂行署。三级政府纷纷差人来常林村做说服工作,希望魏家能将奇宝献给国家。魏家最终还是同意了,但提出一个条件:必须由魏振芳亲携钻石赴京,当面交给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。后经多次协商,达成协议:让人“捉刀代笔”,以魏振芳个人的名义,给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写一封献宝信……

临沂行署派专车专人,将国宝护送北京。中国科学院对这颗特大钻石进行了全面的鉴定研究。这钻石重 158.7860 克拉,具有金刚光泽,折光能力特强,是世界罕有奇宝。除被日寇掠走的“金鸡”外,也是迄今我国珍存的最大一颗钻石……

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亲自命名该钻石为“常林钻石”。

魏振芳献宝于国的消息,凭借现代传媒,瞬间轰动了中国,传遍了世界。国内来信多如雪片毋庸细说,英、美、日、意、新加坡等几十个国家众多人士的鸿雁,也从海外嗷嗷飞来。一时间,国外来信堆成了“小山”,县中学的几位外语老师昼夜翻译都忙不过来。

钻石的惠临,造物主的恩赐,给魏振芳和她的家乡带来了一定的经济利益:国家奖给魏振芳 3000 元,并将她和她的未婚夫同时“农转非”,安排到工厂当了工人。国家奖给常林村 24 马力的拖拉机一台;奖给发山公社 20 万元,修起了一座电灌站及配套工程;奖给临沭县 100 万元,建起了一座针织厂……

常林钻石的精灵如同吉祥的鸟儿,不时地衔着赞歌翩翩飞向魏

家的茅舍；也像报喜的蝴蝶，不断地驮着荣誉款款落在魏振芳的肩头。未名村姑魏振芳，一时间竟成了光耀国人的“政治钻石”。她曾作为特邀代表，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妇代会，并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；她已连续六届被选为临沭县人大常委；直到1995年，联合国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代表大会时，她不仅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这次全球妇女界的盛会，而且还被列为新闻界重点采访对象……

然而，这“政治钻石”的头衔多年来让她活得并不轻松。开初几年，她曾常被记者包围，照相摆姿势，一介村姑难作忸怩之状；采访谈话会，魏振芳更难讲出个子丑寅卯；上台作报告，她不会念讲稿，只得按庄户话实说实道，常惹得台下听报告的城里人笑出眼泪……

运气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得最亮时往往容易破碎。命运之神似乎也很懂得补偿与惩罚。1981年夏，魏振芳因患恶性肿瘤在青岛山大医院做了手术，休养三年方得康复。1989年，她在县城水泥厂工作的丈夫，因文化水平低、工作压力大致使神经失常，经她三载精心照料，丈夫才恢复了神志。1993年秋日的一天，她骑车上班时被汽车撞伤了脊椎，在病榻上躺了半年，才重新爬了起来……

人生的过程常常会由激越走向安详，由绚烂归于平淡。一切耀眼的光环终会弥散，一切躁动的喧哗终会消隐。如今的魏振芳，已年近半百，在县城的一家工厂里任工会主席，住在城角一座农户般的院落里。因丈夫早已下岗，她所在工厂的效益又差，仅过着温饱的日子。院中，有她亲手栽种的畦畦菜蔬，随时可割可摘。丝瓜和方瓜的秧子郁郁葱葱，爬满院墙，尺把长的果实挂诸墙壁，金黄色的花朵如同喇叭缀满墙头，仿佛在吟唱着魏振芳生命真实的乐曲。

特大钻石“金鸡”、“常林”以及当地农人拣拾的那难以计数的小钻石，它们的发现，无一不具有偶然性。常林村的邻村谭庄有一男童，因逃学被其父追打至田间，其父拣起块土坷垃朝之猛击，男童手疾眼快，用斗笠急挡，土块碎时，一玉米粒般大的钻石落在其父的眼前；这谭庄有一老翁视力欠佳，雨后天在庄头闲逛时不慎跌倒，手按在地，泥中有块硬硬的东西硌了老翁一下，老翁顺手拣起，经人鉴别，竟是一颗枣核般大的钻石……

“常林钻石”出土之后，与临沭县毗邻的蒙阴又先后发现了一颗重达190.1克拉的特大钻石和两颗各近70克拉的大钻石。这三颗



钻石,分别被命名为“蒙山 1 号”、“蒙山 2 号”、“蒙山 3 号”。因它们均为矿工采矿时集体发现,自然属于国家,故而在当地百姓的情感世界里并未溅起波澜。

命运之神,你是无影无踪的虚无,也是有声有色的实有。虽然谁也没有看到过你的面容、你的身影,但人人又仿佛感受到过你的脉搏、你的呼吸,也曾隐约领教过你的权威、你的尊贵、你的专横、你的仁厚、你的温柔、你的残暴。你是人类永远看不透的朦胧,也是我们永远难以破译的玄奥。

我站在当年魏振芳创出特大钻石的地沿边上,思绪绵绵。眼前矗立的大理石碑上,刻有“常林钻石”四字,乃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亲笔所书。

风雨不知啥时停了。天已向晚,西天边上,丹霞散金,红云似锦。我举目四望,不少农人仍在田间劳作。他们或弯腰为红薯翻秧,或挥锹给瓜田排水,或蹲在菜畦拔草……

我断定,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,还有若干颗特大的、大的和星星点点的钻石匿藏于泥土之中,岁月的流水还会不断将它们冲刷出来,还会被有幸者和不幸者偶然拣得。

我祝愿沂蒙父老人人都能拣到一颗特大钻石,但这种祈祝虽然美好却绝不可能实现;我也祝福城中争买彩票的彩民,人人都在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,这种祈祝即使虔诚,但又绝不会成为可能。因为偶然一旦变成普遍的必然,“偶然”一词便早就从词典里消失了。

天助总是基于自助。人生的钻石,从来都是用汗水擦亮的。

紫砂兴衰记略

近些年,我因在军艺供职,鲜有外出采风机会。偶尔抽暇出走几日,也多是来去匆匆。但不管是在南疆宁静的小镇,还是于北国喧闹的城市,只要走至街面,我总能见到出售宜兴紫砂壶的店铺与地摊。它们或挂有“百年壶珍”的招牌,或贴着“某某大师亲制”的标签,但过往行人却对其漠然视之。“百年”及“大师”的陶皿,即使砍价至 10 块钱,顾客也不屑解囊。

前些年,我在涉猎龙山黑陶文化时,旁及吴越陶史,得知宜兴紫砂乃中国陶艺中的“贵族”。昔日这高堂雅舍中的“贵胄”何以沦为今日的“街头乞丐”,我虽从与书画界朋友们的交谈中略知一二,但对个

中缘由却未作深究。

2001年暮春,我应邀到苏州同里镇参加为期两天的散文笔会,因紫砂的故乡距同里不远,便借机去了趟宜兴。

宜兴古谓“荆邑”,秦时易名“阳羨”,宋代改称“宜兴”。它东濒碧波万顷的太湖,南部、西部多山。这一带水沛雨丰,山温地暖,随处可见茶岭叠翠,幽泉溅珠,竹篁成荫,鱼米丝麻,莲藕菱芡,称得上是典型的江南仙乡。难怪苏东坡晚岁曾买田在阳羨归隐,且在《菩萨蛮》词中吟道:“买田阳羨吾将老,从初只为溪山好。”

宜兴紫砂,是中国茶文化与陶文化相糅相融的产物。特别到了宋代,茶事与陶艺简直成了一双如影随形的“连体婴儿”。

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的国度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载:“神农尝百草,一日遇七十二毒,得茶而解。”但茶作为一种饮料,始自东汉末年,至南北朝时,品茶啜茗还仅是上流社会的一种风雅,且局限于南方。而掌管北朝的游牧民族的士大夫们,对茶仍多有鄙视,将茶视为“奶酪的奴仆”。《洛阳伽蓝记》中云:“朝贵宴会,虽设茗饮,皆不复食。”北朝名士任瞻初抵石头城(今南京)赴宴时,见席中有茶,闻之清香扑鼻,便一饮而尽,并征问此乃茶乎茗乎。茶、茗本系一物,南朝墨客见北朝名士这等寡见少闻,竟忘却礼节,举座笑而喷饭。唐朝以降,茶才进入柴门蓬户,普及民间。当时不论京都大邑,还是路边驿站,皆设茶铺,过往行客,“不问道俗,投钱取饮”。这时,上流社会对饮茶器皿也渐趋讲究。

唐人陆羽在《茶经》中,不仅对茶的种类给予详尽诠释,且对当时煮茶、烹茶、饮茶用的贮器、洁器、瓯、盏等也加以等级上的说明:“……邢瓷类银,越瓷类玉,邢不如越,一也。若邢瓷类雪,则越瓷类冰,邢不如越,二也。邢瓷白而茶色丹,越瓷青而茶色绿,邢不如越,三也……”燕赵邢地的磁州,是享誉世界的古瓷都。1980年,美国曾召集诸多国家的学者(没邀中国参加),在纽约专门召开了“磁州窑系研讨会”。当今,莫说汉唐时磁州窑的一完整瓷皿,即使一较大的瓷片,也会被洋人视为珍物。不知道吴越人士曾给了茶圣陆羽老先生什么好处,他竟那般扬吴越之陶而抑燕赵之瓷。

宜兴的茶与吴越的瓷,在唐时曾一度齐名,彰昭神州。唐诗人卢仝在名作《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》一诗中吟道:“天子须尝阳羨茶,百草不敢先开花。”但宜兴陶业的肇始发轫,却远远早于茶树的栽植培



育。

相传，越国大夫范蠡襄助越王勾践灭吴王夫差之后，功成身退，携绝代美人西施归隐宜兴，易名“陶朱公”，烧造陶器。历史上，人们常将范蠡称作吴越之地的“陶祖”。但建国后，宜兴大量的地下文化遗存无不佐证，宜兴之陶业与齐鲁的龙山文化可谓同步异举。因从新石器时代始，陶皿就成为先民的主要生活用具，故而使得膏腴之地宜兴的制陶业薪尽火传，历年久而益昌。

紫砂茶具的行世，滥觞于宋代。此时，吴越人品茶之风日盛，且认定茶色以鲜白为胜，而黑中见紫的宜兴茶皿，最宜映衬茶色。当今，宜兴虽无宋代完整的紫砂传器世袭而藏，但其时的墨客骚人却对紫砂多有咏唱。梅尧臣在《宛陵集》中有诗云：“小石冷泉留早味，紫泥新品泛春华”；“雪贮双砂罍，诗琢无玉瑕”。欧阳修亦有诗赞曰：“喜共紫瓿吟且酌。”元人蔡司霁在《霁园丛话》中也记述道：“余于白下获一砂罐（俗称壶为罐），有‘且吃茶，清隐’草书五字，为孙高士遗物，每以泡茶，古雅绝伦。”蔡氏文中所提及的孙高士，号清隐，元末人，曾命其斋号为“且吃茶处”。但将宜兴羊角山出土的宋元时的紫砂残器与明清传器进行类比、辨析，便感宋元紫砂胎质尚嫌粗糙，制作亦欠精致。

宜兴紫砂在域内妇孺皆知，在海外芳名远播，是明清以后的事。

紫砂真正成为陶艺中的奇葩，起始于朱明王朝中叶。时宜兴金沙寺有一高僧，隐姓匿名，如闲云野鹤，游哉悠哉，后人称其为“金沙僧”。这山僧素喜与制盆捏碗的陶工相处，他有时取些细泥，加以澄炼，规而圆之，捏筑成胎，再用竹刀刮空壶习，继将壶嘴、壶把、壶盖安诸其上，装进陶窑，与陶工们做的碗盆一起烧成。这时，有一名唤“供春”的人，见山僧制壶之技迥乎寻常，便隔墙学艺，窃仿山僧心匠。供春凭其悟性与灵性，将山僧削竹如刃的捏做之法变为斫木为模之技。今日宜兴人，将供春视为紫砂壶的创始者。

在砂艺史上，宜兴人最推崇的是供春之后的时大彬。一代宗师时氏，草图易虑，将供春的本模制壶法变为用泥条镶接拍打，凭空成型。带着他那双灵巧多变的双手，制成把把珍壶，将匠人那拟规画圆的死板制品变成了灵性飞动的艺术。《名陶录》中云：“天生时大神通神，千奇万状信手出。”时氏的传器，今已凤毛麟角，国家藏馆及收藏家均将之视为昆山片玉、夜光之璧。

砂艺之花的绽开,有赖于宜兴得天独厚的砂泥的孳乳。“人间珠玉安足取,岂如阳羨溪头一丸土。”前人对宜兴紫砂泥的赞叹,极言了斯地泥土之珍贵。依现代科技所做的测试分析,发现紫砂所含粘土,属于水云母、高岭、石英类型,不但含铁量高,且显微结构中存有大量团聚体,这就使得此地的砂泥不仅可塑性强,且具有特别良好的透气性,最宜于制作茶器。

宜兴砂艺所用泥料,有紫泥、绿泥、红泥三种,统称“紫砂泥”。即使在宜兴,这紫砂泥也不是到处都有,仅藏匿于本山、鼎山、黄龙山等地。它们有的深埋于十几丈深的岩层之下,且厚度仅几十厘米到一米左右不等,开采颇为不易。有的砂泥还善徙,深掘时,刚刚发现它的“倩影”,挖之掘之又不见其踪,不得不在其周围另掏穴十数丈,再作寻觅……

壶以泥塑,泥以壶显。正是这些珍贵之泥,才使得自明以来,制壶高手辈出,各逞屠龙之技,自出机杼,拔新领异,珍品迭现。

《阳羨砂壶考》中,有这样语次崛奇的描述:“……茗壶,阳羨砂制,端宜沦茗(意为最宜沏茶),无铜锡之败味,无金银之奢靡;而善蕴茗香,适于实用一也。名工代出,探古搜奇,或仿商周,或摩汉魏,旁及花果,偶肖动物,或匠心独运,韵致宜人,几案陈之,令人意远二也。历代文人或撰壶铭,或书款识,或镌以花卉,或钤以印章,托物寓意,每见巧思;书法不群,别饶韵格,虽景德名瓷价逾钜万,然每出匠人之手,向鲜文翰可观(意为向来缺乏翰墨意蕴),含斯雅趣三也……”这清代的才子文章告诉我们,明清以来,砂艺不仅和茶文化互相浸润,也与书画、金石、诗文、雕刻等艺术门类融为一体。

明末清初,两朝更替,社会初安。砂艺既承袭了明代器珍的精华,又问牛知马,钩深致远。当时,最杰出的砂艺大师当首推陈鸣远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,我曾目睹过陈氏的两件壶珍:一为“束柴三友益”,此作看似用三束山柴合成,壶腰有野藤箍扎,壶嘴、提把状似树根。这壶珍浑然天成,质朴中见大方,古拙里藏高雅。二是“马上封侯壶”,此作状同一矮矮松墩,一匹红马卧入壶盖之上,神形兼备,壶身有镂雕的顽猴,攀援于松枝之间,动作机敏……赏读陈氏壶珍,令人目眩神迷,此等镂月裁云之物,巧夺天工,有谁会忍心将其当做茶皿!

因陈鸣远名噪砂史,后人仿者甚众。但伪冒赝品仅拾得陈氏之